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汪光晔,刘霞.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意蕴及现代意义[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6): 113-118.

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意蕴及现代意义

汪光晔¹ 刘霞²

(1.南京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21116;2.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概念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前人的理论和唯物史观视角提出的。“现实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是自然的、从事对象性活动的人;是处于社会分工、生产关系等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性的人;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能动的、历史性的人。现实的个人在现代没有了前现代的等级约束和人身依附,却处于由物支配的窘境中,异化为单向度的工具人。马克思将现代人的异化状态归咎于资本的无限增值运动,并描绘了未来人人自由而自觉的理想社会蓝图。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变革了旧的历史思维范式,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立论基点,同时,也推动了以人民为中心,引领现实的中国个人发展。

关键词:现代性;现实的个人;异化;以人民为中心

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6-0113-06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个人”问题日益受到关注。马克思从现代性视角认知、批判现实的感性世界的个人,颠覆了旧的哲学传统,实现了哲学思维范式的伟大变革。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专注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当下中国不可规避的现实问题。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意蕴契合了中国的现实需要,对“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及现实的中国个人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本文着力从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内在意蕴、现代异化及现代意义三个层面阐释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为“以人民为中心”理论的发展及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引和价值遵循。

一、“现实的个人”之内在意蕴

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思想是基于前人的理论和唯物史观视角提出的。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让马克思开始关注黑格尔式精神性的个人。费尔巴哈从理性、意志和爱来思考人的本质,使马克思

彻底改变黑格尔式思维,转向唯物主义,思考人的类特性。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类本质的人是受限制的、抽象的人,认为“对人的敬畏仍然是对神的敬畏的一个变种”^{[1](P199)}。马克思看到了施蒂纳的个人及其主体价值,但认为他的“个人”是特殊性高于社会性的离群索居的人。马克思不是致力于“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2](P73)},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实践去考究鲜活的、立体的人,即现实的个人。

(一)现实的个人是自然的、对象性的人

现实的个人首先是以自然人为前提而存在的,即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人具有与动物一样的自然特征,即“肉体的、感性的”,以自然界为依靠。无自然界,人的肉体机能无法生存。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P45)},是使有机身体不致死亡的保障。这表现在:一方面,它作为人有机身体的直接生活资料;另一方面,又充当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自然的、有生命的个人是现实的个人历史存在的自

收稿日期:2024-08-3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范式建构与路径选择研究”(23YJC710079);南京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揭榜挂帅”项目“现代性与现代性批判: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思想研究”(JX11710101)

第一作者简介:汪光晔(1988—),女,安徽安庆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然基础,也是人类社会据以存在和发展的首个自然前提。整个人类的历史不外乎是自然的、有生命的个人为更好地生存而不断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正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多样需求,人才会与自然界发生关系,才有了人的历史活动,有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由此,马克思意义上现实的个人“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2](P67)},即自然的、鲜活的个人。

其次,现实的个人作为对象性的类活动而存在。如果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什么特殊的属人的关系,仅仅作为自然意义上的人,那么人就成了动物。人之所以能区别于动物,在于人也是一种对象性的类存在。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发展离不开对象。如果一个人在他之外没有对象,抑或没有对象性的关系,那么他就是非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3](P210)}离开对象的人是非现实的,只是思维想象出来的东西。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人是自为地存在着的,是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确证并表现自身的类存在。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是人展现自己对象性存在的方式。只有在改造对象的劳动中,人才能真切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劳动,如蜜蜂为自己筑造巢穴,但动物的劳动始终与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生命尺度“直接同一”。而人的劳动却囊括了其他物种的各种尺度,且能把每一个尺度自觉地运用到相应的对象上。如费尔巴哈所言,动物是片面的存在物,人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阿伦特认可马克思将“个人”的内在规定聚焦于从事对象化劳动的人,认为其“劳动创造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国家创造人”的颠覆,是哲学思想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对象化的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所需要的对象,而且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真正力量。

(二)现实的个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社会性的人

社会性概念中的“社会”,特指个人在劳动中所形成的一定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是由众多“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4](P221)}。亚里士多德曾强调人的社会性,只不过这种社会性的人只是处于社会上层的政治性的人,而从事劳动的奴隶等并不是人。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相反,认为从事劳动且在特定关系中生活的人是真正的人。不从事劳动且靠他人劳动而生存的人不是人,是“寄生虫”。社会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人在重构

自己生命的过程中所借助的物是社会性的产品,所经历的实践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望月清司曾指出,马克思视“人的”与“社会的”是同一种涵义的表达。现实的个人不是栖居于社会之外的抽象存在,而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5](P2)}。那么人的社会性究竟从何理解?与从神性、先验等视角不同,马克思是从社会分工、生产关系以及人与共同体的关系等背景中思考人。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在于分工且无限细。分工的细化使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生产、消费、享受等过程分担给不同的人,且不断地现实化。分工使现代人局限在固定的、特殊的、狭小的活动领域。现代人分化在渔夫、猎人、教师、医生等固定职业。分工限制了个人的活动空间,而生产关系则主导着个人的社会角色。生产关系主要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6]等。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理解经历了从交换的社会性向真正的生产本身的转变。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种资本的生产关系,即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关系。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的工人丧失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为了得到生活必需品而受劳动产品的牵制;资本家虽无偿占有、支配工人的劳动成果,但为了稳住自己的利润而受市场中竞争关系的牵制。所以,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不管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无法逃离资本生产关系的规制。随着分工和资本关系的发展,现实的个人为了生存和发展组成了一个拥有共同条件、利益和敌人的共同体,如阶级共同体。共同体对于个人来说是独立的,但个人却依赖、隶属于共同体。共同体中个人自由地发展,但又处于异己的、物化的状态。资本主义时代的每个人只是被设想的比奴隶、封建时代的人要自由一点,但实际上“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3](P572)}。所以,马克思谈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人,而是基于分工、生产关系及共同体等来考察的社会性个人。

(三)现实的个人是能动的、历史性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就是基于实践需要而形成的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能动的、历史性的人主要基于两点。

首先,历史是由人的实践活动生成的,人是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历史作为一种本体性的规定,能走向世界历史不是来自精神、自我意识或幽灵,而

是每一个需要吃、穿、住，“过着实际生活”^{[3](P541)}的个人创造的。随着生产力工具化程度的提高，物质商品的日益丰富，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而追求物质的多样性及精神的充实性。这就要求持续不断地更新、发展人类的实践形式，形成了具有不同特征的历史形态。如马克思曾将社会历史划分为三种形态，即人依赖于人的历史形态，人依赖于物而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历史形态，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历史形态。而人在不断发展生产实践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人本身的历史性特质也在发生变化，即从血缘的、孤立的、地域性的历史性转变为世界范围的历史性。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人们之间的交往冲破狭小的地域限制，日益趋于世界化。结果就是地域限制性的个人发展成“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3](P538)}。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拥有“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3](P541~542)}创造历史的能动性。

其次，个人的历史性是自觉的、能动的。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人以自己的劳动同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同人之间进行信息、劳力交往，不断满足生活需求，发展人类的历史。然而，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与动物为了肉体生存而改造自然一样，是受动的、受限制的。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每一代人对社会历史的创造只能在过去遗留的历史资料及现有的条件下进行。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历史……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7](P696)} 尽管如此，人具有区别于动物的不同特质，即能动性。虽然人们须面对从前代承袭下来的旧的社会资料，即资金、材料、生产力等，但是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变更旧的社会环境，如变革旧的社会环境中腐朽落后的因素，挖掘旧社会中依然有生命力的因素，使其发展到新的水平和层次，打上新的历史时代的烙印。因此，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是处于具体历史条件下的能动的、历史性的人。正是个人的历史的、能动的特性推动着人类历史不断“有意识地扬弃自身”^{[3](P211)}。

二、“现实的个人”之现代异化

马克思所期望的真正的个人是自由的、全面占有自己的总体性的人。而在现实生活中，人却受外在物力的制约，日益感到不自由，处在异化的氛围中。

（一）异化的内涵及存在条件

“异化”一词可追溯至希腊文(albtriésis)，在《圣经》中有关于它的最早论述，表达一种与人们信仰的

宗教神学的疏远、背离。经历了从霍布斯、卢梭、德国古典哲学到青年黑格尔派的发展，“异化”的涵义即疏远、分离、外化以及人受异己力量支配、奴役等。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人没有了前现代群居共同体的等级约束和人身支配的不自由关系，但却处在一个看似平等自由，实则依附于物的窘境中。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独立自由的交往关系是基于价值交换而建构起来的，同时，也因价值的普遍交换而形成了彼此没有交集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4](P106)}。这种依赖关系对现实的个人来说，表现为异己的且受其支配的物。

马克思将物支配人的状态视为人的异化，并将其归结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资本等因素。在原始社会，捕猎、采集等劳动是单纯的劳动，人们的劳动与劳动所需的客观条件是共生的，表现出人与自然、社会的合一。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以后，单纯的劳动被破坏，代之以异化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劳动同劳动之间的交换成为可能，这种交换并不是如表面看起来那样平等，而是以劳动与所有权的分离为代价。在马克思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劳动不仅异化，而且异化到了相当程度。现代人被强制、压迫等不自由的状态，都是缘于劳动异化。异化劳动在现代是以雇佣的方式展现，雇佣是异化劳动从抽象走向具体的介质。所谓“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8](P112)}，也即雇佣于资本家并为其进行商品生产的工人的劳动。在雇佣条件下，资本家以低廉的工资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劳动的成果归属资本家。然而，被资本家占有的工人的劳动成果，不仅没有给工人带来生存的力量，反而成为支配、控制工人的异在^{[9](P123)}。异化劳动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要特征，离不开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以及工人与劳动资料的分离。没有这两个前提条件，雇佣形式的异化劳动仍是如中世纪那样隐约地出现。这两个条件的出现是基于历史的内在运动。在前现代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每个人都是劳动的自然条件(土地)的主人，拥有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而且这种所有权得到公社的保障。他们劳动的目的不是创造财富、剩余价值，而是以公社为基础的自足。随着交换的频繁，特别是生产交换价值关系出现以后，个人作为土地、工具等客观条件的所有者身份分化，失去了公社成员所拥有的生活必需品的保障。同时，也分化出新的所有者即资本家对土地、原料、财富等客观条件的占有。现代人已脱离出天然的实验

场——土地,失去了必要的生存资料保障。这就使人们受到限制,必须接受雇佣,出卖仅占有的劳动力。

(二)异化的表现及内在原因

雇佣劳动中的异化首先体现在,工人的劳动对象化(现实化)对其自身来说是异己的存在。劳动对象化,是人将自己的生命、体力、智力等本在的东西,通过劳动客观化到对象物上,变成人的他在。如蜂蜜是蜜蜂劳动的对象化,粮食是农民劳动的对象化。它是一种“物化的劳动”^{[3](P157)},也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对象化。人的劳动对象化在原始公有制内是与人的本在共同生存发展的,只是到了现代,人的劳动对象化日益变成与人的本在相异的力量。工人在劳作中费时费力越多,他创造出来的斥己力量就越大,“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P157)}。现实中工人创造了富丽堂皇的宫殿,自己却住在肮脏狭小的棚舍;工人创造了现代的智慧、文明,自己却陷入愚钝、野蛮的状态。这与费尔巴哈所阐述的宗教异化的情况相仿,即人们给上帝供奉的越多,他们自己就越贫穷。其次,劳动本身成为与人的本在相异的存在。人劳动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受到资本的逼迫与驱使。劳动给人带来的不是成就、幸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P159)},如身体矮小、意志力衰退等。劳动对人的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3](P159)}避开,让自己与劳动隔绝。而且,人劳动的开始就意味着劳动的丧失,劳动属于雇佣之人的私有财产。受他人支配的劳动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3](P160)}。人在劳动中得到的不是潜力的发挥,而是毫无补充的精神内耗;不是对人生命价值的创造,而是贬损。马克思把异化劳动视为人的能力退化,“人失去自身”的活动。再次,人作为“类”而存在着的特性与人相异。人与动物的本质不同在于人的类特性,即能“自由地有意识地活动”^{[3](P162)}。这表现在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自觉地从各种尺度进行对象改造,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类生活。然而,现代社会中的人失去了劳动对象(自然界),丧失了自己的能动性。人优于动物的类特性变成了仅能维持人肉体生存的不得已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现代人异化为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最后,劳动对象化、劳动本身以及人特有的类特性与人相异,必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异化状态。正常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由、平等的,每个人都是自由发展的且为其他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而处于异化劳动状态下的每个人都是依据工人所持

有的立场和价值交换的尺度来对待他人,人与人之间处于对立的关系,如工人与工人、资本家对立以及资本家与资本家对立。工人面对资本家无需诉苦、诉可怜,只需对其说“他们会获得什么好处”^{[10](P13)},就会得到资本家的青睐。

异化劳动下的人,一极是富有的,少数物与权的所有者掌控生存规则;一极是赤贫的,大多数人饱受奴役、粗蛮、病态等生存合理性挣扎。不管是哪一极,人的生存价值最终被遮蔽,沦为工具性系统所统摄的非人,即商品化的工人和资本化的资本家。工人和资本家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受低俗的物欲(商品、金钱等)支配,变成狭隘的、冷漠的、无家可归的人。马克思将异化劳动下现实的个人所处的异化状态归咎于资本的无限增值运动。如资本在西斯蒙第看来是“不断增大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则是会产生金蛋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资本)以价值为介质在流通中转化为“自动的主体”,并在无限次的流通中实现自行增值。现代资本的无限增值运动使资本主体遮蔽人的主体,也使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类本质以及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异化。卢卡奇曾辛辣地批判现代社会的人们将金钱逻辑浸入到社会的每个方面。资本把现实的个人、物都同一为可以交易的商品,关心、爱护、伦理道德等体现人性的东西被彻底地遗忘。现实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冰冷、沉寂的物的世界。资本规制下的现代社会在韦伯看来像是一个牢固的铁笼,现实所有人都逃不出它的禁锢,导致了“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11](P176~177)}等。巴尔扎克也曾意识到现世间的人性扭曲、人情冰冷的事件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就是回到原始的吃人的野蛮人时期,“这种情况也是绝无仅有的”^{[12](P102)}。资本现代性图景下人生存的颓废、冷漠等异化状态使马克思质疑现代性文明的合理性,也使马克思有了描绘未来人人自由而自觉的理想社会蓝图的决心。

三、“现实的个人”之现代意义

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的考察变革了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以往哲学家对人的抽象思考,诞生了以现代社会历史为原型的新世界观——唯物史观,是继黑格尔“绝对观念”历史观之后最重要的精粹。它从根本上扬弃了希腊史学反历史的“命运决定论”,也未曾在历史背后设置所谓永恒的东西,而是将历史的考察点放在了人的社会实践及其背后的社会环境。“现实的个人”理念对于唯物史观的确立及现实

的中国个人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变革了旧的历史思维范式,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立论基点

在以神的意志为主导的中世纪,社会历史观渗透着神的旨意。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关于历史是人的而不是神的历史认识,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观。之后,关于人的历史观,思想界经历了神权史观的复活、唯理论、经验论等的演变过程,如费希特的历史完美观、黑格尔的绝对历史观、鲍桑葵的经验混合史观、费尔巴哈的自然史观等。唯心史观的立脚点在于精神。如黑格尔主张历史是内在联系的观念主体所进行的想象活动。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观念主体推回到世俗的类个性的人,实现了从唯心向唯物的飞跃,但他只是实现了自然意义上的唯物,其社会历史领域并没有转变。费尔巴哈对人的考究只是停留在自然、感性的现实,他所界定的现实的人仍是孤立的、超越世俗的、充满宗教感情的、以爱等情欲维系的自然人。当现实世界出现问题与矛盾时,他诉诸爱、类的平等,而不是现实的人的社会背景。所以,历史在费尔巴哈考察界限之外,二者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P92)}。

马克思变革了以往历史观的思维范式。唯物史观所描绘的历史不是编年史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在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中辩证地阐释现实的个人发展社会的历史。“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和始源范畴,奠定了唯物史观的立论基点。在他看来,作为历史前提的现实的个人首先是有生命特征的、感性对象性的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地发展的人。人要生存,就必须像动物一样完成自己的本能性需求,进行生活资料的对象性生产。不管是对前现代社会关系的考察,还是对资本主导时代异化本质的揭示,马克思都紧紧围绕自然存在的人,而之前的历史观只是将其视作与历史“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2](P93)}。其次,社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3](P295)}。人在生产活动中不断创造改造自然的力量,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带来丰富多彩的世界面貌、变动不居的人类历史。这一点马克思在其社会形态理论中有所体现,即从自然采集果实、狩猎动物等活动,产生的是原始的公社制社会,氏族首领凭借自身的威望平均分配劳动所获。犁耕及手推磨的生产活动,产生的是封建制社会,封建主支配租地农民。一定规模的手工及机器生产,产生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资本家剥削没有生活资料保障的工人。每个人

在现实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创造着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并由此而外延出相应的国家体制、机器、观念等,从而不断创新人类世界的历史。最后,马克思现实的个人的最终旨趣在于每个人自由个性的充分实现。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史,现实的个人不仅穿梭于唯物史观的始终,而且在社会历史中辩证地迂回演进。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终极旨趣,其内在之质在于现实的个人复归自我,实现自身类之特质——自由自觉的个性。在共产主义之前,现实的个人确证了自身的存在、发展,也因发展而偏离、否定自身。如在现代资本社会中,现实的个人成为屈从于物的“物化人”,被虚幻共同体“人像化”^[13]。不管是物化人,还是人像化,都是现实的个人处在自身辩证运动中否定、异己的对象化阶段。马克思构思的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是在生产与交往层面对现代资本社会中物化人的否定、超越。一切的生产、交换等关系都重新受现实的个人自己掌控,资本时代人受物驱使的状况不复显现,都过上自由意志的生活。马克思正是抓住了现实的个人的内在本质,才看到了由人的生产活动所推进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才形成了与以往历史观所不同的思考路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由现实的对象性的个人到整个社会历史的思维范式,辩证地基于现实的个人活动描述历史的具体演进。故此,“现实的个人”确立了人们认识历史的新路向,即从现实的人化自然中探寻社会历史的秘密。

(二)推动了以人民为中心,引领现实的中国个人发展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便不可逆地进入到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图景,开启了中国现代性的历程。特殊的历史时空及特有的“时空压缩”,决定了中国现代性内蕴“后发外源”的复杂性。尽管如此,中国现代性仍具有西式现代性的共性——个人观念的萌发。在传统以礼为纽带的中国宗法、等级制度中,个人淹没在“公”“族群”之中,难以生出现代化的个人观念。只是到了近现代,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不断推进促使中国个人观念觉醒发展:从近代启蒙人士为自强、自由、民主奔走呐喊到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再到政府职能转型、建构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个人追求个体独立、勤劳勇敢、自信自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个人是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的、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勤劳而勇敢的现实的中国个人。他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拓的“逻辑起

点”^[14]，具体而又有自身的特殊性：既有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个人特征，又有中国式现代化特殊路径与制度环境交织的指向性。

现实的中国个人的生存境遇离不开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化经济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促进了个人自主性的觉醒，但其未成熟的内在因素又使个人自主性陷入自失、片面。自失是缘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规范及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初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个人面对资本化市场时自我的迷失。片面的个人犹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描述的利己但又能推动社会进步的“经济人”——重私利而轻道德。中国现代化经济的发展释放了个人的自主性，但同时也使个人无法规避西式现代化的“经济人”问题。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中个人对物质利益的偏执追逐，使现实的中国个人也面临着主体难自治的生存难题。社会发展仿佛与自主的个人对立、异在，个人在狂热追求物质利益中道德沉沦与物化。物的依赖性与人的自主性相对立，产生“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15](P51)}的异化趋势，阻碍了现实的中国个人的全面发展，如食品中的科技与狠活、内卷内耗与原子化倾向、精神世界的荒芜与抑郁等问题。现实的中国个人经历着如马克思所说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目的与手段)的错位。

如何实现现实的中国个人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论题。每个现实的个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16](P85)}进而自由自觉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向往的未来社会的旨归。马克思对现代境遇中“现实的个人”的剖析与阐发，为现实的中国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价值引导和实践方案。从追求GDP的高增速，到提出“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从西式现代化“以物(资本)为本”中脱域，切实以“每个人的充分发展”作为其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以“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逻辑，其内核是“人民”——现实的中国个人。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即“发展依靠人民”。正是几代中国个人的勤劳奋斗，才有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的成就。“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16](P137)}，是“中国之治”的关键密码。要充分尊重现实个人的主体价值和历史发展的“剧作人”身份，切实解决百姓关心的问题，维护其正当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共享新时代的伟大发展。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落脚点，共享发展、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旨归，绝不能出现

“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17](P827)}的两极现象。马克思曾将“所有人的富裕”^{[8](P200)}作为未来社会生产的目的。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可以说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共同富裕的“活样板”。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现代化，即是人的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诉求是实现每个中国人的现代化，让每个人为美好生活奋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自由本性全面发展^{[18](P259)}。“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是马克思个人理论中国化的新时代成果，是现实的中国个人发展的理论指引。

参考文献：

[1](德)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M].金海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唐正东.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J].哲学研究,2011(6).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刘琼豪,苗启明.马克思人类学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10](英)亚当·斯密.国富论[M].谢宗林,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1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2](法)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A].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13]张永庆.现实的个人概念的生成逻辑及理论意义——《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现实的个人辩证法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4]乔耀章,等.现实的中国个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J].江苏社会科学,2017(5).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8]刘建新.以人民为中心视域下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 强 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